

卷十



書名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撰者 唐 杜佑 撰, 明 王德益、吳鵬 同校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史-政書 歷代通制
 索書號 貴重- 17
 編號 B35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杜氏通典二百卷 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獻夫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 總論諸卿
少卿附

太常卿 丞奉禮郎主簿 博士
太祝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公廟等署

光祿卿 丞良醞署主簿 掌醢署
太官署
珍羞署

衛尉卿 丞守宮署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宗正卿 丞諸陵署主簿 太廟署
崇玄署

太僕卿 丞典牧署主簿 乘黃署
諸牧監
典廄署

大理卿 正司直丞評事監

諸卿 附少卿

杜氏通典卷第十

食貨十

漕運 鹽鐵

漕運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

里納銓三百里納秬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糧運使天下飛芻輓粟

運載芻藁

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起於黃睡

直瑞反瑯琊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

黃睡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



即今黃縣睡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也率三十

郡今高密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漢興高

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

南東道為奉地疆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

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

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

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

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

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

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

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

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

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

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

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

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民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

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

河壩棄地壩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

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

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于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

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

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

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

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

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

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昂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

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

少利時取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

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

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

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

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

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

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使魏齊

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

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

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案亮集督軍

龐力耳勸駕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

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往

可大用不可小使持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

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

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

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勒

牛齒雙較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

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勒長

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在右同前脚孔分墨

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

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

一寸後脚孔去前脚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

後拉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拉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拉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拉與等

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

分廣一尺六寸收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拉孔去勒

下七寸前後同上拉孔去下拉孔分墨一尺三寸孔

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

寸五分形制如象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

三脚拉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拉同

前晉武帝大始十年鑿陝南山决河東注洛以通運

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

運塢烏割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

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頗有大軍糧

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嘉州仍代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紫麻皆折公物顧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酌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顧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酌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顧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砍

計船一艘舉十二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顧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騰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顧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騰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瀋陂其陸路從



浦陂至倉門調一車顧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爲關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顧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今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其陳便利無

容輒抑若効克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掘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珉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洄音桓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被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克事比之儻車交成息耗其先

未通流宜遣檢行開月脩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
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斲勞久安永逸詔
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
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
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
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
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
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
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
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
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

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

屯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算頭山語訛亦曰沂屯山即嶧山河水之次造船

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

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

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

返從三月至九月二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

于車運十倍有餘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

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

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

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

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邠州今絳

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

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

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

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

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今

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

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

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

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

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

海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

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

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

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

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

陳滄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

城棧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玄

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

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

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

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
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
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
月後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洛乾淺船艘隘
開船載停滯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
得行日少糧食旣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
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
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
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
從黃河不入漕洛卽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桓崖

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
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
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
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克運并
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
萬石卽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
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
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權卿爲京兆尹京師雨
水害稼穀價踴貴權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
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
旣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

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
運以實關輔待稍克實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
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
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貞觀
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
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
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
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
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
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
支出錢百文克陝洛運脚五十文克營窖等用貯納

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克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
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
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
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
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
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
顧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
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
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
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
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

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
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良自江淮至
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
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桓崖倉三門東
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
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
陰候水調浮漕送合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迺送納
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
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權卿罷相後緣邊
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

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瀚以江淮漕運經淮
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旣而以水
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
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
運船爲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
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
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求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
名曰廣運漕以堅爲天下轉運使

灞漕二水會于漕渠每夏大雨輒皆

填於大歷之後漸不通舟

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

入關

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大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大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爲陸運使從

舍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通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通用車八百乘分爲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通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通重恐傷牛於是兼防其盜竊大曆後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春秋後魏後漢後周隋陳 大唐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干况反謹正鹽筴

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

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百

升而金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銖二釁爲金當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

米六十四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金五十七也分強

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則一金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

強金百也升加二強金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

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

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三百鍾十日二

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十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

百鍾一月五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千四

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二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

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



六千萬諸君為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

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

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

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鬻號令

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鈔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鈔

輦各所以載者羊昭反一輦居玉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

女之籍得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刃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

籍得三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

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

雖無山而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金十五吾受

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金當十錢者

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

出而糴之金以百錢也也推謂加五錢此入用

之數也彼人所有而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

入海之處可煮鹽之請君伐道新草枯曰道煮水為



鹽煮海正音而積之十月始正至于三月成三萬鍾

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塚墓理宮

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今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

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

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

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

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

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鹽官與牢

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乎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

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箠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

沮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鈇音徒故反足

也鉗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計使屬在所

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作官

府主煮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入矣卜

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

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

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

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

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

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



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無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

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欲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盧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為其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一一家害百姓在蕭牆不在胸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

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瞻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

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况於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七叫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

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陽南及聞本

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

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

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

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

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

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

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

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置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

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

復立監司量其實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

後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

近池之人又輒障恪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

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

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

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洲置竈一千四百八十

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

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

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

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

之四曰飴鹽於成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

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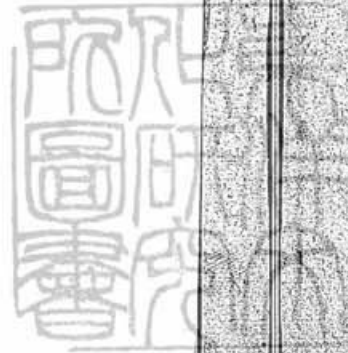
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太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地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下克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因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

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管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閬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

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杜氏通典卷第十終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